

# 谈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战斗风格

杨小岩

加里宁在评价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在苏维埃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时曾经说过：“我觉得，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为苏维埃人民服务的光辉的典范。他把自己看成革命的战士，而就他的创作的实质说来，他也是个这样的人。他不仅竭力把自己作品的内容，而且连形式在内，与革命人民融为一体。”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是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诗人自己就曾这样宣布过：

我  
把自己全部  
诗人的响亮的力量  
都献给你  
进攻的阶级。

的确，马雅可夫斯基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了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献给了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他的一系列的诗篇反映了整整的一个时代的革命生活，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以抒情诗或者史诗的规模表现在诗人的诗歌创作里。诗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诗人的诗歌创作自始至终响彻着革命的战斗的主旋律。

热情地讴歌革命是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战斗风格的主要特点。还在十月革命之前，在高加索时期，马雅可夫斯基就从事过地下革命斗争，就接受过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和培养，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这对马雅可夫斯基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从而也就为他后来热情地讴歌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十月革命前创作的长诗《穿裤子的云》中，诗人就发出了“打倒你们的爱情，打倒你们的制度，打倒你们的宗教，打倒你们的艺术”的战斗呼唤，表示了诗人和剥削阶级旧制度势不两立的坚定革命立场，并且号召人民起来同资产阶级决斗，去战胜资产阶级：

失业的人们，从衣袋里抽出手来吧，  
去抛掷石头、刀和炸弹，  
如果有人没有手——  
那就用头来干！  
……  
拨起路灯柱子  
对准那万恶的资产阶级的大肚皮！

伟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诗人创作和活动的新时期。对于这场革命，诗人是满腔热情地迎接它，讴歌它，并且积极为之进行斗争的。他在自传中就这样写道：“参加还是不参加？对我来说，这种问题是没的。这是我的

革命。到斯莫尔尼宫去。工作。做了该做的一切。”在十月革命后不久，马雅可夫斯基就写成了《我们的进行曲》。在这首诗中，诗人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歌唱了十月革命，歌唱了从千百年来沉重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千百万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诗人热情地歌唱着：

喝一杯欢乐的酒吧！歌唱吧！  
春光正在我们的血管里泛滥着。  
心儿呵，你去敲响战鼓吧，  
我们的胸膛是一面铜锣

之后不久，马雅可夫斯基又写了《革命颂》、《向左进行曲》、《马雅可夫斯基夏天在别墅中的一次奇遇》等一系列政治抒情诗和革命史诗，进一步来讴歌他心中的革命。特别是革命史诗《列宁》和《好！》，这是诗人创作发展的最高峰，也是诗人用生命和鲜血铸成的革命的纪念碑。在革命史诗《列宁》中，马雅可夫斯基用现实主义把列宁描写成“最有人性的人”、“最不脱离实际的人”，既是人民的领袖，又是在人民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普通的一员。诗人这样写道：

一个蒙昧的阶级  
碰到了  
列宁，  
由于列宁的启示  
走向光明，  
得到了  
群众的力量  
和思想，  
列宁  
也和阶级一同  
成长壮大。

马雅可夫斯基描写列宁不仅跟无产阶级一同成长，描写列宁这个无产阶级的领袖对每一个革命的人来说都是亲如骨肉的，纯朴而又可以了解的，而且表明列宁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是融为一体的。诗人写道：

党和列宁——

一对双生的弟兄，——  
在母亲——历史——看来。  
谁个更可贵？  
我们说——列宁，  
我们是在指着——党，  
我们说——  
党，  
我们是在指着——  
列宁。

在史诗《列宁》中，马雅可夫斯基联系时代最伟大的历史事件，真实而具体地描写列宁的形象，深刻地揭示了代替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阶段，描写了十九世纪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使读者清楚地感到列宁的出现是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他不仅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人民最亲近的领袖，而且是人民的希望，争取美好未来的斗争的旗帜。

在革命史诗《好！》里，马雅可夫斯基带领我们回顾了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同贫穷和困难作斗争而走过的道路，热情讴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讴歌了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党和创造着幸福生活的革命人民。贯穿这首革命史诗的中心主题是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苏联胜利，乃是在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的结果。在整个史诗中，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对亲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热情歌颂，对苏联人民忘我的创造性的劳动的欢乐气氛的高度赞扬。诗人写道：

我  
走过  
许多暖和的地方，  
但只有  
在今年冬天  
我  
才  
领会了  
爱

友谊  
     和家庭的  
         温暖。  
 只有睡在  
     这样的大冷天，  
 大家在一起，  
     冻得牙齿  
         格格地打战，——  
 你才能理解：  
     对人们  
         不能吝惜  
 被褥  
     和温情。  
 那有着  
     甜果汁似的空气的  
         土地，  
 你可以随手拈来，  
         随手抛去，——  
 但是  
     同它  
         一道受过冻的土地，  
 我是永远  
     不能不爱它。  
 诗人在这首革命史诗中，还高瞻远瞩、  
 发自内心的深处地唱出了关于将来的共产主义  
 事业的颂歌：

我赞美  
     祖国的  
         现在，  
 但三倍地赞美——  
         祖国的将来。

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样与党，与领袖，  
 与革命人民，与革命的未来融为一体，并且  
 热情地进行讴歌的，马雅可夫斯基的确不愧  
 为苏维埃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  
 歌的战斗风格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团结起来为  
 美好的共产主义的未来而斗争。

## 二

努力为现实斗争服务是马雅可夫斯基诗  
 歌的战斗风格的又一重要特点。

恩格斯在致敏娜·考茨基的信中指出：  
 “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  
 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  
 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  
 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  
 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4页）  
 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来说，更是一个有政治倾  
 向的诗人。他认为，作为一个诗人，首先就要  
 成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就要努力用自己的  
 笔为革命斗争服务，因而，也就要有强烈的政  
 治倾向性。应当说，马雅可夫斯基的这种认  
 识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知道，文艺不是  
 从属于政治的，但是文艺也是不能脱离政治，  
 也是脱离不了政治的，作为文艺的一个重要方  
 面的诗歌创作怎么能脱离政治，不为政治  
 服务呢？！所以马雅可夫斯基坚持，艺术的基  
 本主题不是狭隘的爱情上的甜蜜的感受，当  
 然也不完全排除描写爱情的诗歌，爱情诗对  
 人们来说也是美好的健康的心灵的一种需  
 要，但艺术的基本主题应当是重要的社会问  
 题；艺术的基本目的是对满目疮痍的国家给  
 予真正的帮助，创造出“把国家从污秽中拖  
 出来”的艺术品，要解决这个任务，就需要有  
 新式的有着强烈倾向性的诗人。马雅可夫斯  
 基写道：“我们现在需要大师，而不是长头发  
 的说教者。”事实上，马雅可夫斯基自己正  
 是这样开创一代诗风的大师。从十月革命最  
 初的日子起，诗人就用自己的笔为革命服务。  
 他创作了大量的为革命服务的政治抒情诗，  
 编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谣、进行曲和新戏  
 剧，并且积极从事了“罗斯塔讽刺之窗”的  
 工作。“罗斯塔讽刺之窗”，这是诗人的最  
 新的战斗阵地。在这里战斗，要求诗人必须  
 迅速有效地在短短的诗歌中和尖锐的画幅上  
 传达出苏维埃政府新颁布的命令和前线的  
 消息，并且要善于清楚地政治上很尖锐地讲  
 解国际形势。马雅可夫斯基的任务无疑是十  
 分艰巨的，但是他完成的却很是出色。他根  
 据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具体事例学习马克  
 思主义，并

且积极地用“电报的速度”创作着革命的诗歌，努力地唤起苏联人民对敌斗争中的坚强性格和勇敢精神，表现出红军对国内外敌人斗争的必胜的信心。在这些年内，他写了大量的短诗、歌曲、寓言、快板，并且画漫画，紧密地配合现实的斗争，充分发挥出了作为炸弹和旗帜的诗歌的战斗作用。后来，诗人这样谈到自己在“罗斯塔讽刺之窗”的工作：“这不仅仅是诗。这些插图不是为了练习绘画而作的。这是用颜色和口号表达出来的最艰苦的三年革命斗争的记录。这是我在‘罗斯塔讽刺之窗’的大量鼓动工作的一部分。让抒情诗人记起那些描写我们彼此相爱的诗歌吧。我们也乐于回想那些描写邓尼金从奥勒尔逃跑的诗行。”

马雅可夫斯基深深懂得，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什么可以等待的抽象的东西，而是必须为之进行斗争的理想。因此，他总是坚持诗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正确方向，把自己的诗歌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时，有些人强调要写什么永恒的主题，对诗人努力为革命斗争服务的诗歌进行非难。诗人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诗人这样写道：“追求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主题，这是追求巨大的沉滞的庸人的市场，几千个作家和批评家反对宣传诗画，反对艺术中的政治斗争——这是庸人的大多数反对一小部分革命作家，反对描写革命和革命本身的斗争。”（《马雅可夫斯基全集》第7卷第443—444页）

是不是描写为革命斗争的作品不能传之久远，而只有表现所谓永恒的主题的作品才能传之久远呢？回答应当是否定的。事实上，并不是描写革命斗争，或者说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作品注定要短命，描写永恒的主题的作品就一定会长寿。问题在于怎样来描写，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法描写，问题在于你描写的东西是不是艺术。如果是艺术，又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用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方法

来描写，不论你写什么，都能为人民所欢迎，都能长远地流传下去。

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之所以既能很好的为革命斗争服务，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强大的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

首先，诗人的心灵和人民的脉搏、党的脉搏一起跳动着，和党、人民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诗人自己是这样写的：

这是  
心  
同真理在一起。  
我的心  
同战士们  
或者同祖国在一起，  
他们  
也就在  
我的  
心里。

是的，诗人正是这样和祖国、人民，和亲爱的党心心相印，处处、时时、事事都在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成了历史的主人，人民的代言人，把自己的心中的诗深深的扎进人民的心坎里，这样的诗怎么能不传之久远，永葆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呢？！

同时，还要看到，马雅可夫斯基能高瞻远瞩，明察未来，能够从人类的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来观察生活中的一切，并且经常走在生活的前面，这也是诗人的作品之所以既能很好地为革命斗争服务，又具有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本身就是真正的艺术珍品，而不是粗制滥造的标语口号。马雅可夫斯基所坚持的不仅是诗歌的高度思想性，而且是诗歌的完美的艺术性。诗人一生都为诗歌的高度技巧而斗争。当然，这场斗争对诗人来说，并不是目的本身。艺术上较差的诗，即使具有一个很好的目的，也不能对读者发生深刻的影响；而诗的思想

性越深刻，艺术性越完美，这样的诗才能在人们的心灵上打上深深的烙印。马雅可夫斯基正是这样把争取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的结合起来，并且毕生为之斗争的。比如仅仅在诗歌语言的锤炼上，诗人就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有时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也写不成短短的几行诗。诗人是这样描写自己的工作的：

诗歌的写作——  
如同镭的开采一样。  
开采一克镭  
需要终年劳动。  
你想把  
一个字  
安排得停当  
就需要几千吨  
语言的矿藏。

事实上，马雅可夫斯基正是象他自己所描写的这样艰苦地从事着严肃的劳动，不断地为争取高度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斗争，这样，他才能创造出了“在几千年中都能使亿万人的心灵激荡”的不朽的诗篇。

### 三

大胆地干预生活也是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战斗风格的重要特点。

别林斯基说过：“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马雅可夫斯基，作为苏维埃国家的公民，无产阶级的诗人和政治家，在他的数以千计的优秀诗篇中，一方面是热情讴歌社会主义革命，讴歌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讴歌创造着幸福生活的伟大人民；另一方面又是横眉冷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冷对国内外的资产阶级以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恶习，用“鞭子一样的语言”，写出了大量的辛辣的讽刺敌人，大胆地干预生活的诗篇。

诗人的讽刺诗的锋芒首先对准国内外的

阶级敌人。还在十月革命前，马雅可夫斯基就善于使用“伊索式的语言”，创作了诸如《法官颂》、《学者颂》、《对受贿赂者的关切》、《批评家颂》、《宴会颂》、《我对这个的态度》等等辛辣的讽刺诗，无情地揭露了腐朽的沙皇官僚政治，揭露反人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卖淫式的刊物以及堕落的资产阶级文学，而揭露得最多的还是“脑满肠肥”的资产阶级。比如垂头丧气的法官的眼睛，“好象污水坑里，闪烁着一对洋铁桶”；那撰写谁都不要的论文的“著名学者的丰姿”，“不是人，而是两足的软体动物”；还有《宴会颂》和《厌倦了》中的“戴着巴拿马帽的胃”，“没有头脸的玫瑰色面团”的形象，都是可笑的。而所有这些形象都向读者表明这样的思想：积聚钱财使人走向丑恶，走向堕落，资本主义制度和全人类的利益是完全敌对的，从而表现了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批判。

资本主义国家的头目，苏维埃国家最凶恶的敌人，更是马雅可夫斯基讽刺的主要对象。在《马雅可夫斯基的画廊》里，诗人无情地嘲笑了他们。诗集中有一首讽刺英国公爵寇森的短诗，引起了英国国会的整个慌乱。被刺痛了的英国资产阶级甚至极其滑稽地要“审判”诗人，拒绝给诗人到英国旅行的护照上签字。

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讽刺锋芒当然也指向资产阶级和旧制度在人民内部留下的恶劣影响。诗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也没有认为生活是宁静的、没有冲突的，无论什么时候也没有粉饰过苏维埃现实生活。他清醒地看到苏维埃国家是在来自衰败着的、注定灭亡的资本主义势力方面的凶残抵抗的条件下建设着和巩固着，他用他的辛辣的讽刺诗帮助苏联人民同敌人作斗争，清洗苏维埃社会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

一九二二年三月，在《消息报》上发表的《开会迷》，就是这类讽刺诗中最有名的一首。这首诗专门嘲笑那些什么也不会干，只热衷

于会议的“开会迷”，诗人这样写道：

……我看到：  
坐着的都是半截的人。  
噢，活见鬼！  
那半截在那儿呢？  
“砍死人了！  
杀死人了！”  
我满屋乱转着，大声叫喊。  
这可怕景象使我的理智失去了常轨。  
这时，我却听见，  
秘书异常平静的声音：  
“他们一下子要出席两个会。  
一天  
要赶  
二十个会。  
不得已，才把身子劈开，  
齐腰以上留在这里，  
那半截  
在那里。”

可以看出，马雅可夫斯基是借生活中的现象，辛辣地嘲讽了苏联机关中的那些官僚主义者和事务主义者。这种大胆地干预生活的诗歌的讽刺力量是巨大的。这首诗一发表就受到了许多人的责难，有的甚至批评诗人丑化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列宁却给予了诗人以巨大的支持。在《开会迷》发表的第二天，列宁就指出：“今天我偶尔在《消息报》上读到马雅可夫斯基关于政治问题的诗，我不是他的诗的才能的崇拜者，虽然在这方面我完全承认自己是个门外汉。但从政治和行政的观点看来，好久我都没有这样地感到满足了。在他的诗里尖锐地嘲笑开会，嘲笑一些共产党员老是开会，在开会。我不知道诗怎么样，可是在政治方面我保证这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的支持给予了诗人极大的鼓舞。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更加大胆地干预生活，坚持同资产阶级的恶劣影响的各种表现作不调

和的斗争。他先后创作了著名的讽刺画廊：《忠仆》、《胆小鬼》、《拍马家》、《台柱子》、《造谣家》以及《伪君子》等一系列讽刺诗歌。这些讽刺诗以极大的鲜明性描绘了那种喜欢造谣生事的人的丑恶嘴脸，批判了那种贪图金钱和享受、那种对领导拍马奉承以图谋地位以及那些伪君子 and 胆小如鼠的人的卑劣的灵魂，从思想上和道义上唤起人们的警觉，从而为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

由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具有这样鲜明的战斗风格，这就不能不受到公开的和隐藏的阶级敌人的攻击、诽谤和反对，而诗人也在这种斗争中耗尽了自己的心血和精力，神经衰弱，极度劳累，加上个人私生活的苦恼，终于不幸于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四日自杀身亡了。

诗人生前曾经这样写过：

死去吧，  
我的诗，  
象一个战士那样死去，  
象我们的  
一些无名的烈士  
在冲击中死去！

正是因为诗人把自己的诗理解为战士，不惜在战斗中为革命事业而牺牲，诗人的诗才是永远不朽的。

今天，在纪念马雅可夫斯基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认真学习诗人的不朽的诗篇，学习他的革命的战斗风格，对于我们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歌颂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并和阻碍我们胜利前进、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四化伟业的国内外阶级敌人以及一切腐朽、反动、落后的势力作斗争将是有着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的。

让我们继承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革命的、战斗风格，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放声歌唱吧！